

## 尹洙《河南先生文集》版本考略

祝尚书

尹洙（1001—1047），字师鲁，宋河南府（今河南洛阳）人。天圣二年（1024）进士，又中书判拔萃科。历知泾、渭等州，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，以贬死。著有《河南先生文集》。尹洙是欧阳修古文运动的前导。韩琦《尹洙墓表》曰：“文章自唐衰，历五代，日沦浅俗，寢以大敝。本朝柳公仲涂（开）以古道发明之，后卒不能振。天圣初，公独与穆参军伯长（修）矫时所尚，力以古文为主，次得欧阳永叔（修）以雄词鼓动之，于是后学大悟，文风一变，使我宋之文章，逾汉唐而躐三代者，公之功为最多<sup>①</sup>。”欧阳修评他的古文“简而有法”<sup>②</sup>。《四库全书总目·苏学士（舜钦）集提要》也说：“宋文体变于柳开、穆修，（苏）舜钦与尹洙实左右之。”

北宋这样一位重要的古文家，可惜他的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却世乏善本。近见一些推荐或引用书目，皆著《四部丛刊》本。此本虽广为流传，却是劣本。是集亟待整理。本文略考尹集版本，聊供读是集或有志整理者参考。

### 一、宋代尹集编刊考

尹洙死后，最早编辑其文集的是友人范仲淹，他在《河南集序》中写道：“所为文章，亦未尝编次，有先传於人者，索而类之，

成二十七卷。”

稍后有“俗本”流传，又编有十卷本。皇祐五年（1053），欧阳修《与梅圣俞（第二十八）书》<sup>③</sup>曰：“师鲁文字，俗本妄传，殊不知昨范公已为作序。李厚编次为十卷，甚有条理。厚约春末见过，当与之议定，别谋镂板也。”因知“俗本”非范氏所编本，而李厚所编十卷本，其后如何商议，是否另行镂板，未见记载。国史本传<sup>④</sup>曰：“洙内刚外和，博学有识度，尤深于《春秋》。自唐末历五代，文格卑弱，至宋初柳开始为古文，洙与穆修复振起之。其为文简而有法，有集二十七卷。”《隆平集》卷15、《东都事略》卷64本传所载，皆二十七卷。

宋代流传的尹集，除上述外，尚有二十卷本、二十二卷本，此外还有《书判》一卷单行（或编入本集为二卷）。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（衢本）卷19著录道：

《尹师鲁集》二十卷。右皇朝尹洙字师鲁，河南人。天圣中进士，以荐为馆阁校勘。累迁右司谏、知渭州，兼领泾原路经略公事。争城水（原作“永”，误）洛事，为董士廉所讼，遣御史就鞠，不能得其罪，犹贬均州监酒。

傅增湘尝记黄丕烈手校明抄残本（此本详后），有尤袤跋，曰：

《师鲁集》二十卷，承旨姚公手录本。予往刻师鲁文百篇于会稽行台，今乃得阅其全集，甚慰，因复梓行之。我朝古文之盛倡自师鲁，一再传而后有欧阳氏、王氏、曾氏，然则师鲁其师资也。淳熙庚戌锡山尤袤延之跋<sup>⑤</sup>。

“淳熙庚戌”为淳熙十七年，即光宗绍熙元年（1190）。晁公武盖不及见尤氏刻本，《读书志》既著录二十卷本，则该本当流布已久。尤氏称二十卷本为“全集”，盖由二十七卷本合并重编，其本久佚，不可考。尤氏尝刻“百篇”之集，自以为不全，不详卷数。其《遂初堂书目》著录《二尹集》，似乎又有尹源、尹洙合集本。

赵希弁《读书附志》卷4下曰：

《河南先生文集》十五卷，起居舍人尹洙师鲁之文也。《读书志》云“《尹师鲁集》二十卷”，希弁所藏二十七卷，洙传（当指国史本传）中所载亦同。希弁尝考《邵氏闻见录》云：钱惟演守西都，起双桂楼，建临园驿，命永叔（欧阳修）、师鲁作记，永叔文先成，凡千余言。师鲁曰：“某止用五百字可记。”文成，永叔服其简古。永叔自此始为古文。然二记皆不载于集中。

按“十五卷”与下文不相应，疑“十五”乃“二十七”之讹误。

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卷17则著录另一本：

《尹师鲁集》二十二卷，直龙图阁尹洙师鲁撰。源之弟也。其父仲宣，明经入仕。父子皆欧阳公志其墓。洙与穆伯长（修）同为古文，范文正公为作集序，欧公亦称其文简而有法。以刚直数忤时，卒以贬死。死时精明不乱，有过人者。

陈氏同时又著录《书判》一卷，谓“前十道是程文，余当为拟卷”，应有单行本；又称“集中有判词二卷，《文鉴》亦载一二”。据知二十二卷本较二十卷本多判词二卷。《文献通考》卷234从晁氏，作“二十卷”。《宋史》卷295本传为二十七卷，当从国史本传。《宋史·艺文志》著录为二十八卷，疑包括附录一卷，盖非异本。

综上各家著录，是集除二十七卷本外，别有十卷、二十卷、二十二卷凡三种（不计《附志》所载十五卷本），另有欧阳修所谓“俗本”，卷数不详，等等。由此可见，尹洙文集在宋代传本甚多，要之当以范仲淹所编二十七卷本影响最大；然而二十二卷本载判词二卷，则又为二十七卷本所无。

## 二、后代尹集传本考

尹洙文集虽宋代有多种版本盛行于世，但宋刊本却极少传至后代，到今天不说宋本，连元、明旧槧亦绝无著录，盖未尝翻刻，

幸有抄帙传世，是集才免于湮没。国内外所藏明、清影写本、抄本多达二十余部，皆为二十七卷，且多源于宋本，不乏名抄名校。可以推想，至少明代宋本尚存，才可能有影宋抄本传世。

国家图书馆著录明抄本凡五部。其中祁氏澹生堂抄本，有祁承燦校，惜阙卷一至七及附录。另有黄丕烈校跋本，存卷首、卷一至三、卷二十五至二十七及附录，黄氏从另一钤有钱辛楣名号图章之抄本过录尤袤跋，并自跋道：“此本旧抄式样，想从宋本录出，然脱落甚多，或宋刻残毁所致。兹从吴枚庵抄本校，可云尽善也。如有宋刻出，当更有误者<sup>⑥</sup>。”钱氏本之尤袤跋，不详录自何本。《四库提要》称“晁公武《郡斋读书志》云二十卷者，盖传写之脱漏”。馆臣不相信有二十卷本，盖未见尤袤跋。检钱氏《绛云楼书目》卷3，正著录有二十卷本。又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亦有二十卷本，曰“竹抄，二两四钱”。则二十卷本清初犹存。

除上述两本外，国家图书馆犹藏有三部明抄完帙，虽未经名手校跋，仍属可贵，文字很少讹脱（详下）。

尹集清抄本中，张位抄校本、李文藻抄校本可为代表（俱藏国家图书馆）。张位抄本有张位、吴翌凤校，黄丕烈跋。李文藻抄本乃由王士禛本过录，傅氏《经眼录》卷13记之曰：

九行十七字。前有高平范仲淹序。有康熙十九年（1680）九月新城王士禛跋，又辛酉（康熙二十年）夏六月识于国子监之东厢，又壬戌（康熙二十一年）冬再记。有李南涧文藻识语：

“原本新城批语用朱笔，涂字用粉笔，改字用墨笔，标记用红纸，今俱以绿笔代之，其朱笔文藻所加也。乾隆乙酉（三十年，1765）除日记于竹西书屋。”

按：是书李南涧文藻依王阮亭士禛本过录，卷内绿笔是也。其南涧所勘及引《东都事略》改正者均用朱笔，罗有高评语则用蓝笔别之。附录之外，南涧又引《宋史》本传及宋

人诗文杂记为附录补遗，凡二十余篇。钤有“李生字曰香艸”、“文藻”各印。

按卢文弨《尹河南集跋》<sup>⑦</sup>，称王士禛写本“依宋南渡初年刊本之旧也。王有校讎，甚略，益都李进士文藻再校，少详焉”。明抄本及张位抄本，“构”字皆注“今上御名”，“桓”字注“御名”，其源于南渡初刻本无疑。检李文藻抄本，尤昭然可信。如：卷16《韩国华墓志铭》称永济令韩璆“生太子中允、知康州事讳”，“讳”下原注：“今上御名。”李文藻校批：“按《韩魏公家传》，璆生公之皇祖讳下注‘高宗庙讳’四字，因知中允名构，而此集原本刻于宋高宗之时也。”又卷12《王曙墓志铭》：“昔鲁御名、僖宫灾，孔子以为御名、僖亲尽，当毁者也。”李校批：“按别卷‘构’字作‘御名’，此‘桓’字亦作‘御名’者，时钦宗尚在耳。此书原本高宗时刻。”可推知明代或清初，是集当有宋绍兴间刻本传世，惜其后来亡佚。

南京图书馆藏丁氏书中，有徐孝先、童铨旧藏明末（或清初）抄本，以及王氏十万卷楼藏旧抄本、赵氏小山堂抄本。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卷26著录徐氏本道：

此帙抄本极旧，凡北宋讳皆缺笔，“构”字注曰“今上御名”，当从绍兴槧本录出，字亦瘦劲古雅，首尾系一手所书，卷首钤有白文“徐介之印”及“狷庵”朱文二方印，当为吾乡孝先先生所藏。卷尾钤“童铨私印”白文方印，“佛庵”朱文方印，是此书后归童佛庵也。

日本静嘉堂文库藏朱友鹤旧抄本，有赵坦跋，称“此本似从南宋刊本录出，故《韩国华墓志铭》中‘构’字缺而不书，注云‘今上御名’”<sup>⑧</sup>。又，陆心源跋其所藏影写宋刊本，谓“每叶二十行，每行十七字，每卷有目，连属篇目，‘构’字注‘今上御名’，盖从绍兴刊本影写者”<sup>⑨</sup>。

《四库全书》著录马裕家藏本，盖亦为传抄本。《四部丛刊初

编》影印春岑阁旧抄本。

除上述诸抄本外，是集犹有清刻本。清刻知见凡三本，一是乾隆六十年（1795）陈氏刻本，二是嘉庆十三年（1808）长洲陈氏刻本，三是光绪六年（1880）巴陵方氏碧琳琅馆刊《三宋人集》本，皆二十七卷。乾隆本有顾曾后序，称陈氏所用底本乃“世所传抄本并家藏本及他氏所藏本采协校正，阅数年而后卒刻之以传”。此本今惟江西省图书馆及日本东京大学有著录。嘉庆本国内著录九部，日本京都大学藏一部，有秦瀛校刊序、顾曾后序及王士禛三跋，乃翻刻陈氏本<sup>⑩</sup>。另犹有宣统二年（1910）守政书局木活字本。

### 三、现存尹集善本考

现存尹集抄本如此众多，又有出自抄本的刊本、影印本，那么何本为尹集善本？这是使用者所亟待了解的。

十几年前，笔者预《全宋文》之役，当时曾请到一位国内知名的版本专家讲宋集版本，他认为凡《四部丛刊》所收之本都是善本，可毫不犹豫地使用。笔者分到校点《河南先生文集》的任务，于是也就“毫不犹豫地”用《四部丛刊》本作底本。二陈氏刊本未见，遂选用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、清张位本、李文藻本及影印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本、巴陵方氏刻本等作校本。巴陵方氏本质量不高，因此主要用国图抄本校勘。

如果乍读《四部丛刊》所收尹集，已见有一些明显的错讹及阙文；但若以明抄本相校，方知影印本不仅文字讹脱触目皆是，而文章脱简尤为严重。如卷23《备北狄议》，卷24《申乡兵教阅状》、《申乡兵弓手轮番教阅状》等等，皆大段脱漏，实乃始料所未及。因中途不便改换底本（所用校本乃微缩胶卷，复制不易），只好撤换部分脱漏太甚之文，改用明抄为底本，其他则一一改补并出校（读者可参《全宋文》，因校语量大，此不赘）。一般说来，



《四部丛刊》所收本乃善本，那位专家的话并不错；但也有较差的本子，而如尹集之劣，盖绝无仅有也。《四部丛刊》本“构”字亦注“今上御名”，当同源於宋本，盖因转相传录，遂致讹脱满纸。

张位抄本讹误很少，善。李文藻抄本稍有错讹总体尚可。王士禛、李文藻多以意校，今校以明抄及张位本，两人之校有得有失，不能尽以为据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除以“违碍”擅改字（如“狄”、“虏”改“敌”等等）外，其余文字尚佳，远胜《四部丛刊》本。

要之，是集清抄本多辗转传录，讹脱严重。以笔者所见，国家图书馆所藏明抄本、张位本可称善本。《全宋文》所载，由于参校本有限，文字尚不敢以精审自矜。若整理尹集，宜以国图所藏明抄本为底本，广校诸本，正讹补脱，可得一善本传世，以取代差劣的《四部丛刊》本。惜《判词》已全佚。前引陈氏《书录解题》谓判词“《文鉴》亦载一二”，然检今本《皇朝文鉴》中无之。

注：

- ①《安阳集》卷47。
- ②《尹师鲁墓志铭》，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28。
- ③《欧阳文忠公集》卷149。
- ④见《河南先生文集》附录。
- ⑤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13。
- ⑥参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卷13。
- ⑦《抱经堂文集》卷13。
- ⑧详《百宋楼藏书志》卷72、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33。
- ⑨按《静嘉堂秘籍志》卷33称此本“今佚”。
- ⑩参《万卷精华楼藏书记》卷109。

作者工作单位：四川大学中文系